

## 香草芳魂

○ 柯于明

奶奶的坟茔四周藤蔓罗布，青草萋萋，最多盛放的是一种开着小白花的草本植物，我一直叫不出它的名儿。今年清明节扫墓，我用手机“扫”了一下才知道，这草叫“芝”。芝又名白芷，是一种香草，根粗大而有香气，可入药。古文中，人们常用这种香草来比喻高尚的德行。

奶奶与爷爷合葬，坟墓在阳新县原筠山乡人民政府办公楼后面的山坡上。1994年清明节，乡政府在墓前为我爷爷立了一座“革命烈士纪念碑”，碑石上刻着爷爷简短的生平，没提到奶奶的名字。奶奶的名字刻在另一块老牌石上，碑石很小，插在墓后，几乎被荒草藤萝盖住了。我们这些后代，虽说年年去墓前烧香，但几乎没有知道奶奶的名字。

奶奶讳名吴作芝（“作”是她在娘家的辈分），1898年生于太子镇吴德纯村，20出头嫁到筠山。那年头，娘家的生活困窘不堪，婆家更是穷得冷水泼不上壁——光溜溜的，上有公婆、太祖母，下有一女三子，家

大口阔，常常过着揭不开锅的日子。全家没有一床蚊帐，穿得更是破布烂筋，奶奶一条裤子穿几年，打了几十块补丁。

爷爷走时，几个孩子都小，我爹是长子，才9岁。奶奶成天以泪洗面，但还是咬牙活了下来。她要争一口气，把几个孩子拉扯大，一来告慰爷爷，二来要让革命后继有人。奶奶作为革命者的遗孀，受尽了恶势力的欺侮和折磨。但奶奶坚决反抗，誓死不从，顽强坚韧地挺了过来，不仅养大了四个子女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还带大了第三代十几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盖章的《烈士证明书》一直挂在我家墙上。大门的门楣则挂着“光荣烈属”的牌子。每年春节，大队要送来一盏红五星形的“光荣灯”。奶奶经常望着这些荣誉发呆，思念故去的爷爷。这些荣誉也成了奶奶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柱。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年头，由于自然灾害和家大口阔，日子仍是十分艰难。奶奶勤勤扒苦做，起早睡晚，节衣缩食，为一个

大家庭操碎心肝。

1956年7月，我爹去阳新县城工作，家里缺少了男劳力，处处遭村人欺负。奶奶、母亲带着我几个姐姐苦熬，日夜赶做篾货，换米度日。在这种困境下，仍供我哥读书。奶奶最疼爱这个长孙，要让他有出息，能传承爷爷的文脉。我哥也很争气，14岁就考入黄冈高中，后来上了北京大学。奶奶在弥留之际，记挂着在黄高读书的孙子，说她看见我哥正在赶回家的路上，要我爹去路上接。我爹刚走到村外一里远的流水沟（地名），果然接到了我哥。这个神奇的细节让大家惊叹不已。

奶奶去世的时间是1960年3月。当时我虽然刚满3岁，却对办丧事的场面留有印象，当时的屋场上跪满了戴孝的人，一片雪白。奶奶没有留下照片。奶奶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的，但我隐约记得奶奶管带我吃喝拉撒、疼爱我的一些细节。

爷爷曾对奶奶说，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，可惜奶奶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。62个春秋，伴随着她的尽是凄风苦雨、饥寒交迫、孤独寂寞、劳累病痛。一个守寡的乡村弱女子，将四个子女和一群孙辈养大，撑起一个偌大的家庭，这要承受多少苦难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奶奶去世时全身浮肿，估计是患有肝病或肾病。

奶奶含辛茹苦活了几十年，爷爷在她的梦里活了几十年。他们在苦别30年后终于住在了一起，住在了另一个世界。

每年清明节，我都要带着我的子孙们去为我爷爷奶奶扫墓。我知道，爷爷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而爷爷的身后站着的，是一个同样了不起的英雄女性。

此刻，倚立在奶奶的墓前，我的思绪一如眼前空蒙的烟雨。时隔64年，您还记得当年那个3岁的小孙子么？奶奶！我总算读懂了您坟头上这些开着小白花的芝草。这是您的芳名，这是您的香魂。您洁白的情操垂范后世，您高尚的美德长留人间。

## 思念凝结在时光深处

○ 喻雪金

村前小河边的垂柳已铺满新绿，地里蚕豆花上，黑眼睛似的斑点映在淡紫色的瓣上，像是静静地察看着忙碌的农人。河水依然在东流，麦苗依然在拔节，唯不见公公劳碌的身影。

一种思念似乎凝结在这时光深处，成为心里的那个结，结着一份疼痛，横刺着我的灵魂，让人无法轻松。

七年前的那个仲春，婆婆走了，只有公公一人在家。老公建议他一起来县城，但公公说正是犁耙水响时节，哪里走得开，老公最终没有拗过他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公公的这份坚持，会成为他儿女们心中永远的痛。

在公公病后的第三天，忙碌的村人才发现有些时候没有见到公公了，赶紧打电话给老公告知情况。

我和老公匆匆赶回老家时，看到公公躺在老屋的那张床上，皱纹满脸，白发满头，人瘦了一大圈。看到我们，他费力地想坐起来，我赶忙上前摆手制止。

“崽啊，你们回来了，这次只能你们自己做饭吃了。”公公慢慢地说道。我的心一阵痛楚，含着泪喊了句“爸”后，再也无法成声。

老公不顾公公的反对，强行把公公送到了医院，但羸弱的公公用流泪来拒绝治疗。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委婉地说，公公这种情况治疗意义不大了，让我们尽量顺着，让他安心。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双腿发软，茫然失措。一向健朗的老父亲，怎么就突然病人膏肓了呢！最终，我们还是含泪把公公带回了老家。

公公的一生，是饱经风霜但仍然坚韧挺拔的一生，也是默默付出的一生。他七岁丧父，八岁随母改嫁。继父对他极不好，幼小的他要随大人一起去地里干活，晚上还不准他睡到床上。继父的棍棒随时可能落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他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。十岁时，不堪忍受的公公偷偷溜出门，四处乞讨流浪。行至现在的村庄时，被一个婚后两年不育的人家收养。说也奇怪，这家人在收养公公后，竟一口气生了四女一子。刚享几天福的公公，一下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，他不得不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本不属于他的重担。

十九岁时，公公迎娶了婆婆，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但九个孩子次第出生，沉重的担子压得公公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和婆婆拼命地劳作，但仍是填不饱肚子。我不知道公公是如何度过这段岁月的，只能从他变形了的四肢看出他曾经承受的重担。

后来，九个孩子慢慢长大，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转。我和老公结婚一年后，按村里风俗是要分家的。我们当时都在乡政府上班，也住在乡政府，我认为分家也不过是个形式。没想到第二天公公就用板车拖来一车坛罐和油米，我哭笑不得，说我们并不需要，但公公执意要留下，说这是我们应分得的家业。

几个兄弟都在老家做了房子。公公每次都很高兴，从起地基到粉刷完工，他全程义务参与。用板车拉材料，和泥提泥，筛沙洗石灰，公公不倦地辛劳着。稍有闲暇，他就把工匠随手丢下的断砖残木捡到一堆，把弯曲了的铁钉捡起来用小铁锤锤直。稼穑之艰深深地扎在公公的心里，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浪费。而被他捡起来的这些东西也总能派上用场。

公公一生勤耕，大哥喜欢吃面他就种麦子，我喜欢吃包他就种红薯，姐姐喜欢吃莽菜他就种莽菜。他去世后的几个月，他的几个儿子还收割了他种的庄稼。公公的脚印遍布田野里的每一寸土地，走到哪里，都有公公留下的痕迹。

又是一年清明到，站在公公墓前，我似乎又看到了公公，他在我的记忆深处微笑，脸上挂着他特有的慈祥。



阳秋 黄佳妮 作

## 云那边的父亲

○ 程应峰

父亲离世几年后的一天，有一只云雀飞进了只有母亲一人在家的屋子里，一呆就是几天，门敞着，窗开着，云雀在家中各个房间逗留，却怎么也不飞离而去。

母亲后来说起这事，说那只云雀就是父亲的魂，他满世界看过了，疲了，累了，想在家里歇歇。最后，母亲说，父亲的灵魂烙印在前世今生他住过的家中。母亲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里凝结着深重的挥之不去的感情。

端午节前夕，我站在写字楼办公间的窗前，看着天边的浮云，听到了一声鸣叫，倏地就想起了那只云雀，想起我过世的父亲是不是云雀一样飞翔在云的那边，是不是带着他的寄寓和希望，背负着他的快乐和忧伤。在云和云雀一样的怀想里，我的思绪回到了老家，我的情感回到了老家，我的身体也回到了老家。

我想着这些的时候，母亲说，铁树开花的事情一传开，左邻右舍、程家大屋有好多人相约来看稀奇呢！母亲说这些的时候，显然是兴奋的。我知道，这样的时候，让她引以为荣的父亲的一生，一定把母亲的心填充得满满的。母亲的骄傲，就藏在属于

她的这些话语之中了。

母亲顿了顿，感叹地说，那天，连一向不大来往的才美都抱着他的孙子来看这铁树开花啊！只是他的孙子可能吃坏了什么，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拉了一地稀。才美过意不去，说要打扫，我说不用，我扫就行。屎又不是什么坏东西，它会带来好运的。

在母亲眼里，在她善良的心里，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坏事。

母亲抬眼看了看天空，又说，这些日子，有好多鸟雀在这儿相聚呢，看到它们我就感到亲切。只是，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那只云雀。

这一刻，我似乎听见了灵魂在萦回，云雀在歌唱。那属于云雀的矫健的动作，疾飞而上，直入云霄；那高空振翅时鸣唱，活泼自在，悦耳悠扬。父亲的魂呢，在属于我的想象世界久久缠绕、久久回荡。

父亲离世后，我和老公结婚一年后，按村里风俗是要分家的。我们当时都在乡政府上班，也住在乡政府，我们认为分家也不过是个形式。没想到第二天公公就用板车拖来一车坛罐和油米，我哭笑不得，说我们并不需要，但公公执意要留下，说这是我们应分得的家业。

几个兄弟都在老家做了房子。公公每次都很高兴，从起地基到粉刷完工，他全程义务参与。用板车拉材料，和泥提泥，筛沙洗石灰，公公不倦地辛劳着。稍有闲暇，他就把工匠随手丢下的断砖残木捡到一堆，把弯曲了的铁钉捡起来用小铁锤锤直。稼穑之艰深深地扎在公公的心里，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浪费。而被他捡起来的这些东西也总能派上用场。

公公一生勤耕，大哥喜欢吃面他就种麦子，我喜欢吃包他就种红薯，姐姐喜欢吃莽菜他就种莽菜。他去世后的几个月，他的几个儿子还收割了他种的庄稼。公公的脚印遍布田野里的每一寸土地，走到哪里，都有公公留下的痕迹。

又是一年清明到，站在公公墓前，我似乎又看到了公公，他在我的记忆深处微笑，脸上挂着他特有的慈祥。

## 低碳过清明

○ 曹正方

年幼时，我一直认为清明是一个沉重而难受的节日，直到长大之后才知，清明是谷雨前、春分后的一个节气。清明一到，天气晴朗，草木返青，春暖花开，一片生机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真正悟到了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”的真谛，从而使我改变了祭祖的一些做法。

小时候，父亲提着贡品逼着我上山祭祖。父亲一只手提着竹篮，竹篮里放着贡碗，有方块肉、鲤鱼、豆腐块、糯米圆子，还有3碗饭、3盅白酒、3杯茶，另一只手提着纸钱爆竹。我抱着红红绿绿的纸花紧紧跟随着父亲身后。父亲不顾山高路陡，先是爬到山顶祭祀太太公、太太婆，随后返回山脚祭祀太公、太婆，接着又辗转到半山腰祭祀太太公、二大婆，最后再登到山顶祭祀爷爷、奶奶。每一次祭祀，我和父亲都累得汗

流浃背，气喘吁吁。每到一处，父亲亲自到坟头插纸花，在坟前烧冥纸、燃香、放鞭炮、摆放贡品。一切就绪后，父亲递给我一把香，让我作揖、下跪，头磕得咚咚响。这时，父亲祈求已故的太太公、太太婆护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，生活顺心……

从那时起，我害怕祭祖，但没有办法躲过。

中专毕业后，我分配到一所偏远的矿山工作，父亲总是写信劝我回家祭祖，我先是借口忙，后来直接跟父亲摊牌：祭祖不能是老一套，否则我不回来。父亲坚决不同意，我也坚决不回去。一晃到了21世纪。这年清明节，我带着女朋友回到了老家。父亲很高兴，要带着我们去祭祖。我对父亲说，如果还是跟原来一样折腾，我就不再去了。父亲说：“我老不中用，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。将来我还指望着你挑起这副担

子呢……”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要相信科学，祭祖其实是对已故亲人的一种缅怀，是怀念和回忆，也是我们借助这风和日丽的天气踏春的机会，而并非是你想象的那样。”父亲拗不过我，只好勉强接受。那次祭祖，我和父亲一切从简，不再提重重的贡碗，不再爬上爬下来回折腾。

后来我问过父亲对我祭祖的做法是不是还有成见。父亲说，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，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。我欣然地对父亲说：“爸，今后我们就一直响应国家提倡的低碳环保、文明祭祀，不烧香纸，不放烟花爆竹，只带鲜花和相机。”“带相机干什么？”父亲诧异地问。我说：“当我们把美丽的鲜花献给先祖时，难道就不能用相机把身边最美的风景留住吗？”父亲高兴地点了点头。



## 此刻彼时

○ 刘新明

枯黄和青绿在进行，一年一度

最后的交接

这个时节，总有一些故事或往事

格外清明

因为一个念想聚拢，因为一群人传与说

要除掉一些草木，让记忆靠近

要感谢一些雨水，清洗模糊的画面

要敬重那颗让你流泪的心

滴下了一整片大海

青烟向天空隐藏身影

落下一阵接一阵声响

只有土地，赓续光

也收纳所有被放下的重量

## 听一场思念的雨

(外一首)

○ 江南月

雨，又如期而至，纷纷扬扬

把心润湿

遍地野花滴落思念的泪珠

故乡那一条小路

总是牵挂游子的归期

那些长眠在土里的亲人

爷爷，奶奶，父亲

我的梦里，总有

他们熟悉的身影

爷爷的芭蕉扇

摇出三国，七侠五义……

奶奶的捣衣棒

一遍又一遍

浆洗故乡的小河涟漪

我的父亲，一支毛笔

在春节前夕，一幅幅

书写父老乡亲心中的希冀

先人们经历了贫穷，苦难

奔波，劳碌的一生

在此时，如那墓前的青草

昭示着生命的平和永恒

四月，听一场思念的雨

撷一缕久违的炊烟

老屋前后杨柳吐翠

还有一碗米酒飘香

总是迟缓游子离乡的脚步

## 致远方

在你的清韵里，熄灭空虚

我丝绸一样的贴近你

并用心里的青春抚摸

我的心岸，黑夜

已不需要灯火，点燃

我再无理由安慰自己

也无人能拨动尘封暗哑

的琴弦，无数个清晨

你在远方，可看见我

独自在诗的小路行

辉煌的理想，追求

寒风一样刺痛我的双眼

今天，举一杯酒

在你的柔情里

对话，明媚的月光

那条开满鲜花的小路

多想与你牵手一起走

你在远方，月如钩

芳